腥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五　　　　宋　王邁　撰

序記

真西山集後序

先生壯年游蓬出直鑾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軺暨開大藩府凡奏封牘奏之達於上者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鋟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閻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

或嘉始以責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其所謂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參之周程先儒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揜者其分教眡邸乃裒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戍編類而是正之刋二十餘卷惠同志或難之曰昔人有削藁之義流俗有近

名之嫌子之表章斯文得無以名為先生累乎某曰不然昔涑水司馬公自叙其文以為中藏之志造膝之言不自叙之他人安得知之不以近名為諱也先生脚踏實地如涑水公而斯集又出於門人弟子之編次四方人士之所願得於先生乎何累難者辭塞乃綴其語為甲集後序端平之元夏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

清漳文會録序

禮有來學而無往教教而至於往道之輕甚矣拾經生

之陳言綴史氏之腐説聞者望望而去則其取輕也固宜今吾友德載之講本朝典故也紬繹乎瑶編寳帙之文採摭乎稗官野史之紀參之以元夫鉅人崇論閎議而以巳見斷之所至臯比一設朋簪翕隨所謂不即人而人自即之者孰得以議吾道之輕哉漳為諸老講學之地風教所漸傑乂輩出德載毋謂郏小而易之解頤之譽折角之嘲二者必有一於此丙申臈月序

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暨宗祠典必以次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宮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譜公忻然出帑金捐材木慫慂其决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屬某為識某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盖聞而知之者宣公之於五峯先生盖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為本而敬以行之筆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

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
所矜式而閭巷小民亦相戒不為不義至今經行之地
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囦乎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
功岸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來公卿達官
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羞稱之惟文定公在仕
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
用竟以排權貴去國一時禄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
風凛然士之藏脩息游於斯者盡知所擇矣侯三山人

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更新之外植門觀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歟

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侯適復於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元璘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為新學樞密

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旣逾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来領郡滻書細故不暇省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眎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畀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為恥黎洞亦遣子来學每季孜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顧屋老若壓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賢有祠外儀門内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帑湢百圯俱舉增光前規

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糜緡錢若干命郡從事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許震以書述顛末求其為記某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為之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為之新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儋人而人亦以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品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儋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忠公藻黼所謂我本儋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今

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蘇長公戴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儋儋之學宮惟以舊宅誰其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焉二千斯文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儋人勉旃書田有秋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芼龍躍雲從鶴鳴子和我歌此詩為儋人賀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廨記

官無小苟以家事視官事者皆可書善化特長沙一寬

鄉耳紹聖中始析而為縣因鄉以名之于是省長沙湘潭二丞為之令省長沙東尉為之簿至于尉則獨無所省于彼而不得不為之官夫以始立之邑剏置之官則其力必不暇致美于一廨今廬陵湯君克誠秋視篆而冬惟築非以家事視官事者其孰能之廨舊在定居門外浮屠逼于旁神祠殿于後于陰陽勿協且厥壤卑濕屋老棟橈居者為之不寧君始至僦屋以居亟請于州丐遷于閱圃中之隙地大帥文昌葉公可之建屋三十

楹糜金錢五十萬郡邑無絲粟助編戶無分毫擾皆君出力為之獨有樸士唐世英者嘗德于君推吾儕猶有闔廬以辟寒暑之心以木之堪為宗棟榱櫨者四十株樂輸之以相其用廨之成實嘉定辛巳三月之朔也凡廨葺舊非難舍舊而圖新為難世之穹官顯宦月俸盈車尚閒有視官宇如傳舍勿支勿補謂無預吾事者尉俸入幾何雖苦節猶不足于用又其職比他曹其事尤夥警椎剽捕竊攘察訟繫長吏文檄無虛日居官者懼

不給命不免于戾而何堪此役今君費巳以寧人勞今以佚後其心犖犖與流俗不同于此可得其槩而世率謂官小者不足以行志自君視之其然豈其然乎余于此抑重有感也好善惡不善天下人情本不相遠苟一毫不安于心不改為之不止可欲之善最于此乎見之今少公之廨地則更湫洳而為剛燥矣室則更偪隘而為高明矣湯君又能夙夜振職凡政之不便于民者悉禀于長而更新之後來者觀室則念君之恩勤一日必

葺觀政則尋君之矩矱一利害必究心庶無負于君今日之所以遺後人者不然其室日新其政日陋玩愒書滿翩然而去寧不愧見于壁門之記云

宜南亭後記

赤湖留君肯翁之先世以宜南名其堂大丞相魏國公為之記堂久而圮遺址尚存記亦無恙肯翁懼墜先志更而亭之且作歌詩與宗人及賓客相酬和一日以前記并詩卷授其姪玉汝示僕曰前記舊日堂中之觀耳

令所謂亭者風景不殊而規模頊異子其為我申誌之
僕不克辭乃言曰書著肯堂之訓易垂克家之文重繼
志也留君先世𥛱敞斯堂棟宇宏麗雄視一方歲月寖
遠屋老且蠹視昔弗類君任幹蠱之責不求大于前人
而必以有餘不盡之意遺子孫入窺其所藏則籯中之
金雖貧而架上之牙籤森如也出視其所陳則盤中之
苜蓿雖高而砌下之芝蘭藹如也以今之亭方昔之堂
雖不為侈而故家文獻則日新詩書禮義之澤則日行

也茲非善于繼志而又望後來者之繼其志歟吾知其
後必有高大門閭而增廣斯亭者且南爲溫厚之氣主
仁爲文明之方主禮君子以仁禮存心行之于巳風之
于閨門族黨之間而達其道于天下仁之始也爲父者
慈其子爲兄者友其弟禮之先也子之以潔白者養其親
盡誠弟之念天顯者事其兄盡敬小充之則化一鄉爲
通達大充之則薰一國爲善良又大充之則可使天下
被堯舜之澤而比屋陶曾閔之風也詩曰宜其家人又

子不觀夫堂下之桂乎桂秋而花秋之為氣清花發而黃黃之為色正非松非竹而柯貫四時非蘭非茝而香聞數里吾嘗比德于君子焉清者君子立身之本也芬者君子揚名之效也芬生於清身驗於名采薇餓夫髙風萬古胡椒八百斛聞者掩鼻而過之自立于世者宜知所輕重矣鄭君寺丞之後埰木拱矣其祖父以清白遺子孫是以其子孫愿而文其族緒衍以大清之功用于是乎驗鄭君學世其家有子為後來之秀繼自今必

能力學攻文重班馬之香摘李杜之燄而為一身之芬必能取巍科躋膴仕采秘閣之芸握粉省之蘭而為一家之芬又必能仗節義報國家垂名畫龍之旂勒勲函牛之鼎而為千萬世之芬種德有後子姑俟之

仰斗堂記

寺正孫侯守潮之期年重建思韓堂以復陳文惠之舊觀而竭虔妥靈意有未竟復營一區名曰仰斗繪文公之像而祠之馳書京幕囑某以記某竊惟文公以剛方

正直之道不行於時而盛大光明於百世之下潮其所治之邦也始公以諫佛骨去國出秦關過商洛經繞霤之境涉樂昌之瀕記驛堠之送迎感瀧吏之酬答間關萬狀甫抵於潮突未及黔首崇教事亟聘趙子為衿佩師自出餐錢以優廩餼崇孝悌之行興禮讓之風睎翁于蜀方窮于閩力勞而功倍之霜鐘感召氣類相求四百年間魁人韻士間見層出遡源揆本實公玉成潮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睎經祠罔敢少墜韓木蔥鬱為

公甘棠韓山岩嶤為公泰華異時杖屨經行之跡埋沒于烟嵐荒草之墟必表章而出之殘碑斷碣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雖庸儒亦知指為至寶而有民社于茲土者顧以薄書期會為急至于景行前哲尊尚雅道或以悠悠示之今孫侯為邦知所先後新泮水之輪奐敞四齋之高閎於仰斗之旁為之翼室以名勝墨加龕于壁間與斗爭光相扶不朽非以崇化勵俗為心其孰能之嗟夫維斗在天實司七政其在人也位輔弼職樞機公

以直諫取忌于時不克致身此位然位也者雖非公所得而致道也者乃公之所獨任大歷正元間文士相望如繁星之麗天獨以身任道表表其間如衆星之有斗以彼較此所得孰多當時與公齊名柳河東一人耳序其文者亦以五星在天譬之其文同其不得位同其道何如哉使公少詘所學以伸其身上相台衡可坐而致浮雲富貴君子羞稱之然則公之所存與後人之所仰公者果在道不在位矣潮人德公之深孫侯慕公之切

竊意堂成之日侯齋明盛服帥諸生而拜之公其亦御風而来下乎侯名叔謹臨漳人名父之子博雅好修力行好事有惠教于潮人與某為丁丑同年既識其顛末而復系之以詩曰天有斗兮運帝車世有公兮握道樞異端孛彗兮吾道分公以原道一書開其愚羣邪熒惑乎君心兮公以佛骨一表觝其誣維潮壤地褊小兮蓋斗絶乎一隅公揭斗柄以照臨之兮隋和籧篨弄乎月珠至今文物彬盛兮與中都上國而齊驅有美人兮公之

徒為此堂兮置生芻公其騎鯨而來游兮去之四百年其如初

朝陽齋記

湘鄉少公黄君遇卿至官之三年出已俸治所居廨廳事之東為齋面挹鳳山以朝陽名之貽書於僕謂耆老相傳嘗有鳳鳴其山因以取義且徵一言以申廣之按詩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說詩者曰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鳳凰之所棲集而日出扶桑杲杲而上又其中心之所傾向引喙而鳴有不容遏止之

危言相恐君不為動後得實皆如君言因拜於庭感泣而去嗚呼聖賢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者非君之謂歟充君平反之心他日辯是非曲直於軒陛之前其有立也孰禦則其以朝陽名齋實君志也抑僕聞之鳳鳴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有異最鳳嘗一鳴及唐陽城為道州韓愈氏送何堅歸于道賀其邦君之賢亦以將見鳳而聞其鳴許之今毋自欺齋真先生出帥湖南以仁廉公勤勉屬吏以孝友睦婣訓士民而為之

僚屬如黄君者又賢而有守如此鳳當為集而鳴焉僕於君同年同官同道而所見亦同故喜而為之記

泉守眞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國家駐蹕江左以西南二宗舊在睢䧺者寓于福于泉計其籍之衆寡而廩之所以衍皇支壽國脉也置司之初隸于南邸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嗣是若木之枝日以蕃楙按舊籍至慶元已四倍今日又七倍之方生齒尚稀而有僧牒之須部使者有緡錢之助費出於州者無

幾迨仰食盐衆供億之數宜加於有司者頋從而損之於是州之所出歲凡十四萬緡矣方承平時號為福州通融相濟未覺其乏二三十年來公田多隐占而常賦缺商船困誅求而課息虧異時使家移隣邦之財以補不足者又第朘減而計口需俸方日來而無窮研桑復生未易為計郡縣始以一切從事有預借有重催甚至罰平民之金籍富室之産以應期會紹定壬辰冬有詔建安真公起家臨舊治千里稚耄畟襖郊迎如赤子之

見慈母公甫視事亟訪閭閻疾苦苗耨髮櫛之明年春吏白宗子俸頻未支雖殫諸帑猶不贍公為之憮然曰吾誠不忍坐視公族之嗸嗸待哺也而重斂以瘠吾民吾滋不忍焉亟馳驛以聞歲丐僧牒百通齎茲費玉音俞之僅予其半公申言郡不可為之狀會上親政户庭無壅仲冬己未除公帥閩庚申有旨悉如初奏德施霈然財似天雨合邸内外驩呼如雷設道家醮以報上恩眡天聖中澶州佛老會故事屬前茅將啟行知宗正事

彥侯招羣公子而告之曰千羞百體一時之賜也而不可常長衾大枕一室之樂也而不可廣常其賜廣其樂孰若今日之懿乎圖有以侈行葦之仁紀甘棠之愛盍立石于邸庸詔百世以某在博士職宜書某竊謂時方多事軍國百費毛舉四方郡牧上計簿貢賦以佐大農用度廩廩焉懼不給於命今公以郡計之不充民生之不易反徼惠于上而報可至再曾無留難公何以得此於朝廷哉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培固宗城愛養邦本無

聖天子賢方伯之德意不然一飲一食寧不媿於戴履云

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為壯縣紹定初盜起潭飛磜七聚騷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謷斥堠募兵卒以備禦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鼎新實來時盜方平而邑已凋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謾撙裁費用之浮冗朞月閒僅僅有序會永嘉方公徜以官僚司庾事目擊民瘼

慭馬如擣噓龢霈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榜以軍儲為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末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計赤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為廥庾別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宇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糶椿其鏹俟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夥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為可書蓋自郊之積申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鄙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率

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頫肩雷腹纍纍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為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為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為利者未嘗加明辨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為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

應之不曰衆皆遲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倣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燦然無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宏推而廣之良多善政縣廨有問政堂大書魯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堂指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子知余心宜為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輯續之俾勿壞

侯縣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盖所至有聲云

息庵記

大丞相正簡公之弟泉卿吉德君子也晚作壽藏于府居之東附庸一庵名之以息崇清侍郎為書扁以其壻洪思義于余為中表求文識之余三以固陋辭不可乃申繹其義曰知息之說者其知道之所存乎東方既明憧憧而起朝名市利野耕道販及暮而歸百動皆止此一日之息也春律肇始世故一新夏暑秋潦動勩萬狀及

冬而休優游卒歲此一年之息也少而稚駃求欲無厭壯怙血氣與物為敵及老而安復命歸靜此一身之息也雖天地亦然迅雷疾電俄頃交作飄焉欻焉觀不容瞬大雨且霽悉斂于無狂濤巨浪經由百川澎湃而來若號若怒及赴諸海寂然方平凡此者皆天地之大息也惟有道者能知之不以吾有限之身與彼之無窮者相剽相擊相靡相刃而不止也是故御神氣以游太和調天均以禦外物神動而天隨體充而宇固方其酬世接

物不將不迎則雖不息猶息也及乎觀性之元求我之
始復與造物磅礴為一則雖息猶不息也今葉某生長
相門壯歲就舉覓官輙不利乃頓悟而浩歎曰是皆伐
我之樸素而溷我之清明者也蕉鹿存亡塞馬得失何
足離跂攘臂于其間哉于是弭節此庵以娛暮日而以
息名之非真有見於道者其孰能貫生死于一途等千
古于一瞬乎人皆知公以息為息而不知公以不息為息
若謂公之名庵止於莊叟失我息我之義是舟之刻雖

存而錮已不可索矣謂余不信以問亞冥參寥之徒

盤隱記

温陵陳君磊於所居石城山之後斥地為堂名以盤隱又即山之腰而亭之以今崇清先生大書石城山三字榜其上斯堂斯亭之左右前後竒觀不一為清玉峽為清雲軒為山齋為雲谷為學稼為雙清為環翠為海闊取名之義或以物或以意或以水石而以山者居多其地四面皆山葱翠欲滴有騰而溥太虛者有俛而瞰重

淵者有藏貯草木如飣餖者有吐吞煙霞如饋餾者氷如鏡石如玉花卉異品呈巧獻狀怪松如蟠虯修竹如琅玕酴醾堆架芙蓉出水深紅淺白如妃嬙之粧繞砌芳蘭萬本異香襲人如佳子弟雪天梅花盛開清標雅韻又如羣仙綽約聯縞裳而朝蘂宮也陳君以瀟洒出塵之姿倘徉容與於其間自目曰盤隱主人王子一日見而訝之曰君真隱者也抑身隱而心未果於隱耶抑口隱而心未必甘於隱耶君族於泉為品丁舊家登巍

第躋貴宦者代不乏人矧今移蔦通籍於金閨蔑茡疏華於翠節閥望岂嵬如許君又春秋方富敏於才而豐於學功名富貴來廹君不相舍君焉得而隱僕敢有問陳君笑而不答王子抵掌而言曰大丈夫之所謂隱者我知之矣磻溪一絲風南陽一犂雨一旦投綸釋耒而興姬復漢如取如攜此士之始於隱者也坐綠野而友化人游洛園而傲造物囬視貂蟬之貴鐘鼎之榮如太虛之一雲者此士之終於隱者也盤隱乎盤隱乎今日非

君之蟠溪南陽乎他日非君之緑野洛園乎君毋誑我後三年石城山靈能移文以及君矣言甫既陳君未有以對適有客闖門曰王子之言然於是泚筆而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清漳乙未進士題名郡判先立石之三日謁某曰是舉也子嘗與南宮校藝今丞兹郡宜有一言識之余謝之曰余贅丞也言之得無贅乎諸君請愈堅乃諗于衆曰士之致遠於當世者嚣識以先之文藝末事耳士之所

為不朽於来世者名節以基之科第假途耳潼先達鎔
進士位公卿侯伯如晴霄之星余獨於器識名節中得
二人焉元豐之吴公可權與紹興之髙公彦先是也吴
為張天覺莫逆交張當國或慫慂見之吴義形於色曰
吾遇張公於放逐中相與言忠義事今可呈身求進乎
髙對策忤君相上書陳十漸廩廩乎古之遺直嘗語其
徒曰富貴有時或來名節虧則一身之事去矣吁壯矣哉
自國初至今此州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獨二公所立

光明俊偉一言一動可為千載矜式則今已第之君羣英與
方来之魁人韻士盍知所興起矣某始受教於西山真先
生得讀好書作好人六字併以此與諸君勉之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金石山福神道院仙遊傅氏所造也經始於建炎之庚
戌績成於紹興之丁巳中間拓地增屋者不一淳祐癸
卯而後嗣孫蒔囑甥王邁為文以識之金石山者何以
少師公得名也曷名乎福神道院公之子夔漕作堂祀

先而寓名乎福神也初少師公未冠試廣文館為第一從古靈先生襄游時墻屏間道千餘人先生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女妻之熙寧王呂鋭於變法道路以目先生屢為神宗言新法撓民非便不聽則具疏爭之公所親告公曰時相得君方專上方舉國聽之先生力詆其非必犯九關虎豹之怒子於翁壻間宜諫止之不然禍將及子公正色曰吾師之道正道也彼相之說邪說也以正道闢邪說吾徒當相與張而大之矧可諷之小

貶其道乎告者語塞公且為潤色諫疏以明稱王呂之
罪遂為所惡暨鄒道卿以諫官言事得貶章子厚使人
極之於其所往平生故人望望去之公義形于色曰不
負楊臨賀者何人哉竟厚贐鄒公之行坐是免所居官
踰年鄒得生還公亦被名曽布牢籠之以助巳公守師
說不為之動布力擠之於是有亳州之命矣自是黨論
日熾端人莊士之子孫俱罹禁錮之禍公以嶽廟舊學
僅免竄逐竟抱杞天之憂薨于亳葬於常之宜興朝廷

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冥福夔漕以公故浮沉州縣二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嘗仕括蒼乘桴而還遇風濤洶湧衆舟俱覆顧瞻對岸有北方正神之幟植乎其前若有物扶之以濟於險既歸仙遊每食必下淚曰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然為子若孫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誚於馬鬣夏畦之鬼乃捐俸割地剏堂於邑之北山奉少師祠以福神名之括蒼有羽士梅洞霄於六飛未南渡之前嘗言

錢塘有天子氣既而言驗攜與偕來是為開山之祖鑄鐘纍月不就陳夫人投金釵於爐而鐘成叩之無聲梅揮劍擊之聲始大震至今一釵一劍之痕隱隱浮於蹲熊盤龍之上故斯堂雖為祠先而亦為四方水旱禳禬之地此記之不容已也嗟夫生天地間非親何愛非君何尊師也者教之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昭昭乎在三之義人極之所以立人類之所以蕃者其不在茲乎惟少師公事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為趨

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為戚欣盖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
故未嘗染劉豫之膻而汚元規之塵惟夔漕公事生以
禮事亡如存一飲食不忘南陔之蘭一跬步必顧太行
之雲故揭名妥靈於斯堂也恍乎音容之若見愾乎謦
欬之有聞夫是之謂忠臣孝子萃於傅氏之門雖附盖
之以道家之説若祭之隣於非鬼語之涉於怪神然因
親以寓名君子亦可觀過以知仁矣夫忠孝之後必大
二公往矣出乎其系者露頴於童科充賦於國賔策勲

蘭省而對策于天子之庭者代不乏人繼自今豐末以培其本疏流以浚其源使錫類之孝體國之忠明可以刑善於鄉國幽可以對越於乾坤是又二公洋洋之靈所期望於百世之子孫邁傳之所自出故大書特書之使來者有考於斯文少師公諱某字元通夔漕公諱讓受字沖亨道院之址載於傳氏之質剤歳自輸租於官仕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東偏舊有嶽殿今撤而新之逌傳知琳所董云

臞軒集卷六

宋 王邁 撰

啓

按此卷起自丙子再薦至初涖潭州觀察推官作

丙子再薦謝太守啓

少而好賦甞見齒于賢書壯當封侯尚何顔于文屋偶辱明有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况弟子之賢于師既叨首薦而他人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以為美談已當之獨有慚色伏念其箕裘晚出門户早衰綴文幾

至于嘔肝苦學惟知于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屋著書謂若無所用于一時亦將垂不朽于千載屬槐花之近目陡覺激昂認楊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於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為文衡之所棄荆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少寛朋舊亦憐其纔遇請言僥倖亶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氣治平有第一譽已

徹公車舉送餘四十人親為勸駕致令幺麼再預甄收其敢不益加駑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道之行歟鴈序聯飛佇見齊名于鴈塔龍門高遠未知誰占於龍頭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啓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徹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衮非榮竦觀揮灑之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起敬藏笥為珍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

将歸白庭闈以何辭甫爾摳衣便蒙倒屣畀以名章之
奬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
世何其幸昔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
蘓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久無此事今
在我公兹盖伏遇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
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厦
千萬間之庇致令么麽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
乎未學文章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義大閑當勵立身

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踸踔賣文為活浪傳錚佼之虛聲作賦逐貧贏得揶揄之一笑聚子衿以授業緩農圃之謀耕倏驚骨骼之已成漸覺頭顱之如許再偕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敷陳奏牘空臆盡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好或譏其過訐及竦臚傳之聽果輸鼎甲之先射楊葉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三萬里恨未學於飛行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為之不滿惟是自知量力之

以西莫著其大名詩社揮毫妙思源泉之出地昕庭抗
疏精思皦日之在天不由介紹而結主知徑躐清華而
登從槖剸裁國用鄙夷管晏之近功經畧中原隘小孫
劉之故畫詳審乎事機之會更閱乎理義之多謂如根
本之先强則于恢拓也可待蓋知彼而不知已皆料敵
之淺謀必能發而又能收乃濟時之遠畧屬北方之警
未息而西州之變復興人方憂蜀道之難公往為雪山
之重至則事權之專制加之饑卒之跳梁身持尺檄以

但不負于素學是謂報于異知雖秃千毫莫殫一感

見江西真帥啓

平生漫刺懶趍金張許史之門墻遠戍遷車願識杜范歐韓之人物雖匪在受察受容之數實久勞起敬起慕之誠謀三釜粟之末皇持一瓣香之為急竊以百年榮悴同歸于盡萬世議論有是與非想孔光張禹之諸人尚有餘臭讀李膺杜喬之諸傳至今耿光方當淪胥於流俗之中而有特立於時賢之表稍具識見皆知依歸

養以剛道髙而立於獨渠渠孝行每興感於蓼莪皦皦
科名曾收功於藥籠守命義之大節為出處之宏圖鳬
鳥横飛鴛行增重考容臺三千禮司蒞甚閑為冊府第
一官秉芸有味方在開禧嘉定之際是為君子小人之
交一賢峩豸以當前衆正得輿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
電擊於姦未去之先元氣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
後紬祕史於金匱石室導正學於廣厦細旃履聲上廹
於雲霄斧繡下臨於閩閫利源竭矣誰能寬之一分仁

辯者為何幸以部封下之舊民而為油幢底之新吏始
仕曰筮或者即初而晛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
惟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懈懞之歸庶逭官箴可諧親
養烏公鈇鉞之下倘見禮於溫生和相衣鉢之傳竊有
心於范質瀆尊冒昧拊巳凌兢

賀鄒帥給事啓

綠邸藉綸紅牙易閫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
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

模之卓偉況西北之妖氛未洗而東南乃財賦所須萬竈雲屯千艘雷動咄嗟辦事已通木牛流馬于淮甸之區慷慨澄清直掃封豕長蛇于河洛之表使盡忠為國皆執事比則何至以賦遺君父憂給餉第一功論封當先于蕭相弄印凡累月熟視無易于趙堯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韻精神耗于半生之燈火習氣磨于百戰之文場叨第僥踰繆處陳樓之右量才短闇慚非温石之流父氊方青而獲還母髮已白而待養駸駸迫戍凛凛

面墻居常慕我公于方册之中今乃陪屬吏于旌麾之下惟俯憐于臭味庶稍追于譴呵未識劉士安已習教條數千里之外既見趙文子或陪菀庫七十家之聯

上陳漕啓

伏審庚臺奏最計傳陛華昔長沙星聚之年翹英金甲今衡岳雲開之旦增煥綉衣夤緣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恭惟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則古出處語默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

聖人之耦及直明昌之更化不緣介紹以立朝士如羣
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
胡勇退于中流而乃甘斜飛于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
方發廩賑民志慮固詳于田里秉軺察吏精神鎮壓于
山川歡聲溢于道路之口碑實政紀于山林之野史時
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上知斂散之有方易
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饑人困川竭谷虛節以制而弗
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斂民而足用度亦前賢此

地之遺規惟人心既久于相孚雖皇華未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屬望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諤見者忌之一齊人之傅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或者之肆讒及三薰三沐以來前荷載笑載言而加拊既有師門之歸倚何虞宦路之險巇寒士之依主人倘許一瓣香之請小人之有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

賀陳倉啓

比從郎省出建康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嶽后擁英蕩以前驅湘靈聞先聲而起舞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碧流恍憶爐亭之

舊橫經朱邸平分講幄之功著庭凛直筆於秋霜省眼
閱人材於氷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
因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
留行與其員枘方鑿扞格於中孰若大纛高牙從容於
外況在衡湘之地重當金轂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
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江
湖唇齒為時一出寛上隠憂褰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即
折衝之畧必有偉舉以慷羣觀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

胥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
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
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来傍蓮池苟營蔌
水始仕曰笠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
為正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
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
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
養敢昧卯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

之遇如有知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啓

出綸閶闔秉傳湖湘屏風録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輝輶軒部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杯而相賀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緋細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

及攺絃而更化乃澤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靳色早奏勳於淝水旋生嘯於衡陽譪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呑於星瀨新詩清追於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

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閩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年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乃賢相之遺規用悝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髪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疎而

意廣位卑而言高達甚於隣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倘軫薄雲之誼冀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凡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上趙帥幹啓

欽袛槐庭之相種莫遂望塵綴員蓮幕之下寮行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恭惟某官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維

昔上台為國元氣展咸池洗日之手了不言功格列廟
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穎巳雷其聲乃不汲汲問
津臺閣之登而肯翩翩斜飛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
不瞬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辨太原之檄
春風杯酒嘯歌發嶽麓之竒時方多艱公豈久外與其
以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專
城使遠人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勲績於
旂常伏念某以有書癡幾為儒誤著鞭不早每憐髀肉

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於一葦面墻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依歸出示誨書之一二併覓鞭箠俾託憐憫仕大國而並英傑之游預知幸矣敬長官如在父兄之側願進教焉

上趙帳幹啓

天族東英霜臺賛畫蘭莅衆芳之所在雅稱浮湘芙蓉八月之方酣驪迎入幕已辦慶箋而未貢敢圖謙牘之先施恭惟某官胷吞石渠舌瀉雲漢追河間于千載上

上潘帳幹啓

星臺重望皎然連璧之相輝雲幕下寮甚矣獨竽之濫吹行澡身而受察預貢牘以通名恭惟某官寶婺儲精珠庭挺異蜚大聲于斗以南之地聞者驚霆收巍第於日未東之天易于拾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人方慫慂于要津公獨雍容于賓佐飛輓之無虛日晝婉婉者居多書檄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辦以霹靂之敏手佐賢明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鐘鳴聲實

與湘潭監酒右升啓

為米五斗而漫來何裨婉畫有醖三升之可戀獲綴英游賀上滯遲先施倒置莽惟其官沉酣方虎之略糟粕孫吳之書暫韜厥光來隱於酒雖養高此地不妨弔靈均英魄之獨醒然右武之時誰肯持將軍告身而易醉小而投醪士卒大則作醴廟堂行且見之非為佞也其寒酸可笑艱苦備嘗來傍蓮池陋矣斗筲之器粗營菽水苟馬鍾釜之謀幸甚同僚之得賢先拜高文之有味自此

作乞漿之請願一中之何時定飲酎之交永為好也

與醴陵劉宰啓

行役三千里来依幕府之芙蓉入境第一程首訪河陽之桃李先睹為快以名自通恭惟某官籍甚月評穹其天分七略總百家之緒世美可尋千年六一翁之鄉風流未泯褁以冠裳而不任直於翰墨以策勛神人換鼻而許以正 即朱吏點頭而畀以上第洊游卭莋慨然忘蜀道之難繼董布泉去又作雪山之重合即坐三館之

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寓撫字之意於琴中息嚚訟之風於棠下蓋大馮君宜春之遺愛今猶思之而魯仲康中年之政聲雅亦稱是一同幸甚三異譪然行膺黃紙之除書更與青氊而出色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被於百瘡僅收末效宦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津幸假道於名區有指蹤之素宦願出緒餘以告用為畫諾之規豈無同僚之盡心不若先入者為主

仕大國而交英俊快平昔之襟期在武城而聞弦歌動書生之技癢

與湘陰李宰啓

子來幾日方依幕府之芙蓉彼美一人賸種河陽之桃李未敘墨卿之敬乃為籤府所先恭惟某官閥冠雲霄胸羅星宿家豈不置文選恥爭寒士之科名世皆稱有天才究似謫仙之風骨自初膴仕總是名藩勾稽餘閒詩思蜚駛於滕閣平反一笑陰功瀰渺於吳江憑鐵甕

以餉師向金閨而徹籍便合在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刃之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政聲滿湘之南作諸邑様名節自天而下登要路津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元龍空有湖海之氣司馬倦作山川之游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儒科僅竊於還丹世味殆如於嚼蠟冬已告戍夏方抵官胡遅其行

目以策勛乃恥與孤寒而爭進取名廉甚不妨蘭菊之芬芳公論歸之合看蓬萊之步武乃飛雙舄來宰一同令士大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朞年報政之優作諸邑樣一札自天而下據要路津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月戍瓜之巳及夏初行李之方安胡遲其行蓋恐面

墻於涖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矜臭味之同尚記游從之舊必有忠告俾逭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官譜之緒餘

與寧鄉黃宰啓

居桑梓鄉相去一牛鳴之地入芙蓉幕孰知雙鳧舄之聲告至韋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識高胄子學到儒宗筆掬虹霓呼吸昂山之秀氣名懸日月崢嶸壁水之上游漫以毫芒見之施設雲深紫邏大所居一尉之官草

鞠圂扉少亦活千人之命蟬蛻七階之選調鵬騫萬里之脩程令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濯水而愈鮮琴含風而有韻驩聲無地可着溢為薦禰之章最課自天爵知行有徵黃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輸鼎甲之三籌初仕乏錐囊之一穎面墻必矣指蹤誰嚮惟大邑可以庇身而鄉人喜於見似願出忠告俾逭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

生之技饔侯騶哄之至拱聆縣譜之緒餘

與新攸趙宰啓

湖南多賓客漫来着從事之衫汝陽真天人何尚墨男邦之綬未辨赫虢而展慶遽蒙緑綺之貽音恭惟某官泒接天清名垂斗爍去河間東平千載得其盛心追太白長吉諸人與之並駕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班鸂鶒灘頭早協奇章之瑞識松槐叢裏優為斯立之清游諸公挽之亨衢薦墨紛乎盈篋便合在六察之

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
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籔揚而糠在前
更張而琴有韻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髙最徹於天好
布鵷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弱惟殖學以代耕貧
止賣文而為活忤時對策分輸黄甲之三籌竊禄養親
無補碧油之一畫所賴臭味之無間當有教詔以相規
見君子心則夷預知免矣况大邑身所庇竊有望焉

與益陽尤宰啓

字之意於琴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府邑甚淳古必有
三異之可書朝廷半老成非久一同之借重有如其者
見謂斐然少嘗慷慨於事功壯則閒闕於場屋大廷對
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來諶
親養已過戍期胡遲其行正恐素宦之無譜若有所恃
必得大邑以庇身倘忘年許以締交則暇日必有忠告
一畫一諾僕焉方俯仰於人有社有民公也當施行所
學

與攸縣權宰周簿啓

依芙蓉而泛水方陪諸從事之游去枳棘而栽花知有貴公子之政辜遲告至顛倒先施恭惟某官敏手莫追清標特立傳濂溪之學源流河漢之深長生清獻之鄉氣類霜鐘之感名方露厥穎於政事已雷其聲於搢紳人之為言以立身矮屋而稱屈事當其會有不善製錦而見傷方當路弄印而熟籌謂執事改絃而可理果能支欹補鑄頓使易聽改觀簸揚而糠在前盤錯而器愈

衫以幕府文書之方殷為少公翰墨所先辱倒置太甚不敏何言恭惟某官天分穹窿學力宏毅使國人有所式太學稱為官樣之文思天下猶已饑微時已試活人之手科舉惟垂於蝸餌場屋如擲於雉盧妄男子僥倖成名一戰而霸真將軍偃蹇不偶七縱乃擒方以格拘暫焉仙隠五色棒定優於巡檄一縣花必預於栽培瀛鵷雙飛好報金灘之瑞孔鸞齊列行通玉陛之班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許見排今復

命錫芝函權分穀璧鴈鶩以行進方驚貳令之威鯉魚從遠来忽拜尺書之寵先施倒置函謝反遲恭惟甚官續昌黎似經之文生江淹夢筆之地胥鄉先生之望私淑者多秦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倒蔗既入佳境寒花賸有晚香俯為涉筆之游来賛鳴絃之化哦藍田之松而有味紉楚澤之蘭以自馨余不負丞丞負余能使花封之重巳不即人人即巳趣歸柳院之班如甚其人何庸於世少徒有志文場親被於百劊壯不如人宦海纔

航於一葦竭來蓮幕寀邇槐亭不徒降識君子之心且有見似鄉人之喜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彭簿啓

熊湘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鸞枳風清喜有同年同官之好相值甚巧先施過隆恭惟某官毓秀孝子之門蜚英詩人之社誰不登第鮮有書黃甲於弱冠之年等是榮親爭似舞藍袍於重闈之下膏粱及身而願學衣鉢對

面以相傳合便策足於要津胡為低頭於矮屋必以素
官大所居宅洞庭嶽麓之清奇正需吟詠茶竈印床之
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
矣某雖在團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心久望風而引
領幸甚先登堂而拜名父繼而又倒屣以接英游依於
之日猶長益者之友可託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
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林薄啓

入幕幾日方嗟混鴈鶩之行有鄉同年来此栖鳳鸞之
翼九牧之來仍是其一四同之契好有其三巧哉相逢
愧甚先辱恭惟某官襟懷犖犖不俗翰墨字字有香天山
三箭之歌笑談得雋燕嶺一枝之桂陸續相傳燈火妝功
之甚優膏粱視身而願學既換鼻則當在正郎之選何
低頭而又居矮屋之中豈洞庭嶽麓之清奇正需吟咏
而茶竈印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
車不旋踵而至矣某雖在集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

心久遡風而引領比過江西訪芝蘭之友知於門下為瓜葛之親此来龜篆之方交已喜車音之至止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乾隆御覽之寶